



邵音音：年华老去 更钟意皱纹里的执着

香港娱乐圈曾经有过一段空前绝后的时期，这个时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，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，独具魅力、才华横溢的人如同繁茂的春花，盛放了一季又一季，他们当中有些人，成长为日后的常青树，而另外一些人，则成为了传奇。邵音音是后者。

和马英九同年的她，香港出生，几岁时随着身为国民党的父亲来到台湾，当时与马英九同船，之后在台湾长大，曾于轮船上做护士，随即以歌手身份在香港出道，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演员，再然后被封杀，接着嫁给富商，而后又在家中失足撞破鼻骨毁容……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性感明星。如今虽年华老去，观众们其实更钟意的是，她现在额角上，那一道道忧伤的皱纹，刻画着坚守的执着。

本报综合



个人档案

邵音音，本名倪小雁，原为歌星，1972年开始从事电影演出，70年代香港电影演员。首部作品《十三号凶宅》即以性感表演闯出名堂。她在邵氏多拍李翰祥的风月作品。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红颜渐老的邵音音虽然不再以艳星姿态示人，却一直活跃在影坛。近年来她热衷公益事业，担任香港演艺家协会福利组副组长职务，更将她收藏多年的清朝皇帝印谱捐赠给内地博物馆。2008年她在《野·良犬》中扮演与孙子相依为命的穷苦婆婆，获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。2011年她再次凭《打擂台》获得第30届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。

制图：张晶晶

被误解也选择沉默

年轻时的邵音音，有一张绝妙的瓜子脸，乌发如云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气质糅杂着天真与妩媚，“烟视媚行”这个词，她轻轻巧巧地占了“烟视”这一部分。至于“媚行”，更多时候却是被外人硬授的，受之有愧的“勋章”。就像她不愿控诉当初被人骗去拍了裸露的镜头，然而沉默的结果就是，多年来，自己与家人所承受的压力，曾令她有轻生念头。

记：其实我们现在来看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出了一些大师，香港电影繁荣期的起源点，就是从李翰祥那批人开始的。

邵：那很多，之前也很多。那个时候我爸爸的电影公司叫亚东电影公司，要找最红的李丽华拍《雪里红》。李翰祥当时是做道具和场务，就是抄剧本的，还是辽宁那边美术学院的学生，李丽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，所以她跟我爸爸讲，如果你要我做女主角，我就一定要李翰祥做导演。这是李翰祥导演的第一部电影。

记：李丽华怎么知道他有才华？

邵：这个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拍戏，打光的时候看到很多人，接触很多人，有些事情是看在眼里的嘛。比如当年李赛凤就常常穿着一条牛仔裤，每天固定站在我们要上楼梯去OFFICE(办公室)的路上，我每次经过化妆间就看到她站在楼梯口。后来我就跟徐小明讲，哎，一个女孩不错，她想当明星，你可以去看看。他就跟我去看，就收了她做徒弟，后来李赛凤不是红了吗？

记：其实每个人的机遇也不一样。

邵：是，每个人的机遇不一样，后来我拍戏的时候，从来不提我爸爸是谁，可是他们那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聊到，所以李翰祥非常关照我，他老婆也很吃醋，以为他跟我有什么事情，其实我跟谁都没什么事情。叶德嫻(香港明星)的丈夫郑康业是练马师，也顺便做演员和替身，跟刘丹(洪七公扮演者)很好的，每次刘丹打电话给郑康业，叶德嫻就问“你是谁啊”，刘丹就说我是邵音音。他觉得好玩嘛。因为我的声音是很粗的，结果就搞到叶德嫻跟郑康业离婚。

穿着拖鞋领金像奖

直到2008年获得金像奖最佳女配角之前，邵音音人生的大段时间，都像夜色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你永远不知道，下一刻即将迎接她的是滔天巨浪，还是灯塔的橘黄色微光。即使2008年凭借《野·良犬》中的恶婆婆形象，第一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配角之后，她接受采访时，依然说自己三十年来都不快乐。再一次凭借《打擂台》拿到最佳女配角，出席金像奖颁奖典礼时，她甚至还穿着拖鞋——本以为她只是匆匆看客，毕竟走红毯时下着瓢泼大雨，她不想弄坏自己喜爱的昂贵鞋子。结果，她只好穿着拖鞋上了领奖台。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：这次又拿了金像奖最佳女配角，回去有没有庆祝？

邵音音(以下简称邵)：那天我突然失声了，所以出席了一下我们公司这边的庆功就回家了。我肚子太饿了，而且晚礼服的下半部全都湿了，直接回家卸妆换衣服，自己煮了一

大碗泡面，吃得很开心。那天晚上也睡不着，回去后又看了一次自己在金像奖上的录像。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开始，人家就不停地打我电话，全世界的朋友都在恭喜我，但是我又讲不了话，越讲不出来他们就越问我为什么喉咙哑了，我还越得讲。

记：为什么会失声？

邵：那天拿奖时太高兴了，就哭了，可能是用嘴巴呼吸，一下就把喉咙给封了，讲不出话。其实我以前想过，如果得奖的话就在台上说，希望香港的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支持电影，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会拿奖，结果上了台反而不知道讲什么。我是觉得意外。

记：有没有扬眉吐气的感觉？

邵：我一向都扬眉吐气的，从我第一部戏到现在，我都扬眉吐气，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，我一直活在扬眉吐气(当中)。

“风月片女星”的压力

邵音音这一生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摆脱“风月片女星”这一称号给她的桎梏和压力，而她的名字，也自然而然地时常与风月大师李翰祥联系在一起。以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李翰祥为首的一批导演，将古装风月片的艺术性推进到了令人赞叹的极致，后世流传无数关于其精益求精的段子，譬如一凳一碗一筷皆为古董，譬如开拍一部戏之前，光是准备各种道具的时间，至少需要两三个月。彼时香港电影圈，或许制作水平普遍不高，却不缺乏这种坚持原则与艺术性一根筋拗到底的人。邵音音完完整整地继承了这种特质。

记：香港这么多年来，环境变化应该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？

邵：不一样。以前是有电影出来，全部的人就像肚子饿

了要吃饭一样跑进戏院看；现在的观众，会挑喜欢的电影和喜欢的演员，才决定看不看。因为他们有太多渠道去发泄情绪，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，以前大家就是靠电影。

记：我们都知道，黄金年代很多演员一天都要赶很多组戏。

邵：对，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赶三组吧。年轻的时候，有太多戏拍了，有的时候两个月都没有睡过自己的床，这边拍完了，另一个剧组的车子已经在等了，我连蹲在地上都可以睡觉，嗯，我年轻的时候就像小狗一样随时可以睡觉的。不工作的时候就剪彩、登台、宣传，当时觉得很辛苦，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很希望赶快离开这个圈子。可是真的没有戏拍的时候，又宁可工作，工作还能见很多人，可以说笑话，哪怕是吃饭盒也是吃惯了的。